

| 中国原创儿童生态文学精品书系 |



水精灵

Shuijingling

韩开春 / 著

大自然刻画出童年的美好回忆

小村口，荷塘边，水面下自在游弋着小小精灵



云南出版集团 | 晨光出版社

水精灵

中国原创儿童
生态文学精品书系

Shui Jingling

韩开春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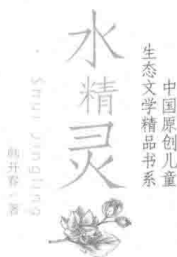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精灵 / 韩开春著. — 昆明: 晨光出版社,
2016.6
(青青望天树·中国原创儿童生态文学精品书系)
ISBN 978-7-5414-7711-9

I. ①水… II. ①韩… III. ①儿童文学—散文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0909号



作者	韩开春			
插画	刁健			
项目策划	胡平	李云华	杨蔚婷	程舟行
责任编辑	张萌			
项目编辑	许磊			
丛书顾问	吴然			
美术编辑	汪建军			
装帧设计	木木	袁芳		
内文设计	邓国宇			

出品人	胡平 安洪民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发行电话	(010) 88356856 88356858
印刷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14-7711-9
开本	145mm×210mm 32开
印张	6.5
字数	103千字
定价	22.00元

退换声明: 若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及时和销售部门(010-88356856)联系退换。



一个人的童年生活对他的成长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创造了精神分析学说的犹太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医生曾经以几位享誉世界的大艺术家为例，把他们的作品与他们的童年生活一一对照，说出了许多惊人的秘密。这几位大师的名字叫作歌德、达·芬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中国民间早就有“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说法，这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不谋而合，意思是一个人今后能有多大的发展，取得多大的成就，从他很小的时候基本上就能看出来。这话虽然有点儿绝对，却也不无道理。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童年都是永远走不出去的回忆，或好或坏，影响你的一生，生命的底色早就在你懵懵懂懂、不谙世事的时候毫无声息地打好了。所以，有人说了解一个人的最好办法就是去翻看他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苏北平原废黄河边上一个叫作时庄的小村子里度过的，读初中前，我一直在那里生活。这是一片贫瘠的土地，漏水的沙土甚至养不活几亩稻田，但就是这么一片贫瘠的土地，却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留下了许多抹不去的痕迹。这其中包括和小伙伴们春天在旷野里放风筝、挑猪菜、吃野草，夏天下河游泳扎猛子、逮鱼捉虾，秋天在打谷场上尽情玩打仗游戏、捉迷藏而不知东方之既白，或者去隔壁王大伯园子里偷已经成熟的香瓜，冬天在冰面上打陀螺、玩滑冰……

母亲在回忆我和妹妹小时候的情形时，总忘不了要提起这样的一



件事：那个时候我还小，小到才蹒跚学步。那时估计是刚刚入春，我还穿着棉袄棉裤。乍暖还寒，万物复苏，鸟窝里的雏鸟羽毛未丰，正是掏鸟窝的好时候。我跟在大伯家的大哥等几个孩子后面偷偷溜出村子到沟北的王庄，那里有棵大槐树，上面有个很大的喜鹊窝，为了掏它，他们已经瞄了好多天。其间，大沟里涨满了春水，可能是因为我小的缘故，在过沟的时候不小心滑了一跤，结果自然是棉袄棉裤湿了个透。当我满身泥水抖抖瑟瑟被大哥抱回来的时候，怀里还紧紧抱着一只刚刚从鸟窝里掏出来的小喜鹊。

许多年前我回老家，八十多岁的二姑奶还记得当年那个浑身晒得黝黑、穿着红色小背心、蹑手蹑脚在她家门口菜园篱笆上捏蜻蜓的韩家大小子的模样。

已经有了孙子的恒扬至今还念念不忘小时候和我的一次打赌，那次打赌的结果是他输了整整一篮子的猪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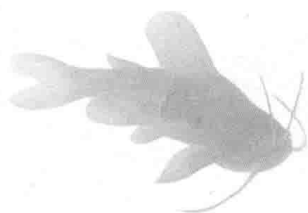
.....

我很庆幸自己能有一段乡村生活的经历，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与鸟兽虫鱼成为伙伴让我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拥有了一个色彩缤纷、充满快乐的童年。



黄 尖	1
黑 鱼	9
鲶 鱼	18
季花鱼	25
松江鲈鱼	36
虎头鲨	44
鲤 鱼	51
鳊 鱼	59

屎黄屁子	67
混子·鲢子	75
白 鱼	83
银 鱼	91
鲢 鱼	99
河 豚	107
刀 鱼	116
黄颡鱼	124



黄 鳊	131
白 鳊	138
泥鳅·刀鳅	144
河 蚌	152
螃 蟹	158
小龙虾	164
青 虾	170
老 鳖	176





huáng jiān
【黄尖】

鳊鱼的俗称，鱼纲鲤形目鲤科雅罗鱼亚科鳊属。又称黄鲊、黄钻、黄颊鱼、竿鱼、水老虎、大口鳊、鳊等。



黄尖

黄尖有个大名叫鳊鱼，还有个更古老的名字叫作“鰥”，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说到这个“鰥”，最初在我脑海里出现的是个成语——鰥寡孤独，泛指那些没有劳动能力又没有亲属供养的人。出自《孟子·梁惠王下》：“老而无妻曰鰥，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



者。”孟子说得很明白，鳏就是指丧偶的或者没有老婆的老男人。可对孟子的这个说法我一直心有疑惑，以为这个不是“鳏”的本来意思。原因很简单，“鳏”的偏旁是个“鱼”字，按照汉字的造字规律，它的本义应该是与“鱼”有关，而不应该是“人”，如果有“人”这个意思，也是后来衍生的。后来我查字典，证实了我的猜测没错，它的本义果然是鱼的名字，不过这个鱼的名字指向的却是两种，一种是古书上说的大鱼，具体什么样，现在已无从考证，另一种就是现在人说的鳊鱼。不过我的追究也就止于此，我是个浅尝辄止不求甚解的人，知道它本来是鱼就行了，目的就达到了，至于这一种鱼名后来又怎么成了无妻的老男人，这中间有了怎样的演变过程，我还真没深究过，就留给感兴趣的人去研究吧。

15岁之前，如果有人在我面前说起这种叫作“鳏”或者“鳊鱼”的鱼，我一定不知道它是何物，可能还会觉得很神秘。不是吗？它与我所熟知的鳊草鲤鲫或者昂刺鱼甚至是季花鱼都相去甚远，我根本想象不出它的模样，对于我来说，它的一切都是未知数，觉得神秘理所当然。但如果你要是问我认不认识黄尖，我肯定会很不高兴，觉得你小瞧了我，一个从小就生活在水边的孩子，怎么会不知道这个鼎鼎大名的

水中霸王？我不单认识它的模样，还知道它的肉很细腻、很好吃——虽然极少吃到，甚至还知道有关它的许多传说，对于它，我熟悉得就像小时候的玩伴。

我家门前的高松河里就有黄尖。

这高松河的上游连着京杭大运河，下游接着洪泽湖，所以虽然它实际上只是一条比较大的排水河，可河里的鱼虾之类着实不少，经常会有各种水鸟在水面上空梭巡，动不动一个猛子扎下去，叼起一条银亮亮的摇头甩尾的鱼，扑扑翅膀扬长而去。鸭船有时也会到高松河来，每次它们来都很招摇，船舷两边站满了水老鸭，一身黑色衣裤，整齐地排着队，像是列队的哨兵。每当这时候，河岸边都会围上一大群人，时庄的男女老少，只要不是实在忙得走不开的，都会跑到河边来看热闹。等到鸭船上的渔民把竹篙一扬，水老鸭们像下饺子一样“扑通扑通”跳进水里的时候，好戏就开场了。我们夏天在河里游泳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鱼在我们前面游，从小在海南长大的在我们庄上水性最好的大宝有一次甚至在河里空手抓到过一条大头鲢子，这让他除了饱餐了一顿鲜鱼汤之外，还收获了一大堆崇敬他的小伙伴，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我们时庄队的孩子在其他生产队的同学面前炫耀

的对象，他就是我们的偶像，甚至成了神话。时庄队最会逮鱼的家西老舅太^[1]在高松河里下了个鱼簰（duàn），每天一大早，他都会拎着他那竹编的鱼篓子，从鱼簰里捞起或多或少的一堆鱼来。说起这个老头也很有意思，六七十岁的人了，身体还壮得像个棒小伙，腰间一年到头扎个巴掌宽的阔皮带，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模样。他有个怪癖，虽然极会逮鱼，却很少吃鱼，他把逮鱼当成他最大的乐趣。

这样的一条河里，有黄尖自然是极正常的事。

我不知道时庄的人为什么把它叫作黄尖，小的时候也没去问过大人，可能觉得这很正常，就像门旁邻居家的孩子叫作大亮子一样正常，根本就不用想他为什么叫作大亮子而不是别的名字。事实上也是，庄户人家给孩子起名没那么多讲究，就像时李队的泥蛋那样，当初刚生下来的时候因为肤色较黑，加上圆头圆脑的，他父亲正好看到有孩子在门口搓泥蛋玩，随口就说了句：就叫泥蛋吧。于是，这个泥蛋就一直伴随着他终生，虽然他后来上学时有了大名，但是他的小伙伴们平常都还是喊他泥蛋，想改口都不容易。这叫黄尖的鱼名是不是也是这样得来的呢？当初有个人在水里看到了这种

[1] 老舅太：指外公的父亲或叔叔。

两腮旁边各有一片黄——“颜色如新擦的黄铜”（汪曾祺语），身体有点儿像圆筒状、头又很尖像个钻头的鱼，一时兴起，就对身边的伙伴说：看，那条黄尖。

这虽然只是我的猜测，但很可能就非常接近真相的本身，要不然，怎么它还有其他的名字呢？叫作黄颊鱼、黄钻、竿子鱼、水老虎等。很明显，黄颊鱼、竿子鱼之类的名字，当初看到它的人是在意它的相貌，而把它叫作水老虎的，肯定是它的行为给看到它的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我是很赞成把黄尖叫作水老虎的，觉得这个名字放在它的身上真是太合适不过了，简直就是量身定做。有一次，我在高松河桥上玩，突然听到桥底下泼刺刺一阵水响，赶紧把目光投过去，就见平静清亮的水面上忽然起了一道人字形波浪，箭一样地向前冲去，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条大鱼正在追击一群小鱼，那架势，真如虎入羊群一般，纵横冲杀，所向披靡，小鱼们吓得四散奔逃，可哪里能逃得了？说时迟，那时快，只一眨眼的工夫，一条小鱼就进了大鱼的嘴巴。那一刻，我看呆了。我认出这条大鱼正是黄尖，它那筒形身材、钻头般的脑袋以及双颊边的一抹黄太过显眼，以至在桥面上都能看清它的真面目来。我一直都知道黄尖是水里很凶的



鱼，但具体凶到什么程度，要不是亲眼所见，我还真想象不出来，这次算是大大地开了眼界。

我知道高松河里肉食性的鱼不止这黄尖一种，黑鱼吃鱼，季花鱼吃鱼，甚至连那看上去不算太强壮的白鲮也喜欢吃活食，但像黄尖这样明目张胆，看上谁就想吃谁，什么计谋都不用，就凭着自己无可匹敌的强壮身体和“我认了第二再没人敢认第一”的游泳速度，什么道理都不讲，扑上去就吃的霸王行径，除了黄尖，还真找不出第二个来，被它看上了眼的小鱼，鲜有侥幸逃脱的。黑鱼也算是水中鱼虾的克星了，在其他食肉的鱼面前，也能耀武扬威一阵，可是跟黄尖比起来，它真的只能算是小巫，要是它有像狗一样的尾巴，在黄尖面前，也不敢稍稍扬起。单单就从它每次都要把水搅浑，自己躲在茆草底下紧紧盯着猎物，等到猎物靠近才会突然出击这等一举得手的捕食手段来看，虽然是比黄尖多了些计谋，但若论起霸气来，还是要比黄尖稍逊一筹。所以这样看来，把黄尖叫作水老虎确实是名副其实。

但是，黄尖这样目空一切，横冲直撞有时也会吃大亏的，付出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有一次，一条黄尖就是这样丢了性命。一天早晨，家西老舅太像往常一样去河里鱼簰处

收他的鱼，走到河堤上就感觉有点儿不对劲，水里他下的那个竹做的迷魂阵再不像往常那样每根都站得笔直，而是东倒西歪，像是喝醉了酒的模样，起初他还以为是哪个孩子恶作剧或者是有谁嫉妒他每天都能逮到鱼而故意搞破坏，等到他下到水里走近鱼簰，从那迷魂阵的网箱里捞起一条足有十来斤重、肚皮已经翻朝水面的大鱼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把他这个竹做的八卦阵冲得七零八落的始作俑者，就是这条已经长到半大的黄尖。它一定是追赶猎物的时候，误打误撞一头扎了进来，等到终于发现不对劲时已经晚了，再也找不到出去的路，情急之下，它就用它惯用的招法，猛打猛冲，用它坚硬如铁的钻头向竹阵发起猛攻，无奈竹做的簰不但坚硬，还很富有弹性，无数次的猛攻都被挡了回来，只能使这层层竹阵东倒西歪，却再难突出重围，直至力气完全耗尽，乖乖做了老舅太的俘虏。从这条鱼的身上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教训，纵使你有通天的本领，目空一切，太过张扬也是不好的，就算你是孙悟空，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最终也还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更多的情况下，这个水中霸王在它的领地上自由巡逻，逍遥自在。它在水中力气惊人，据说，一条十几斤的半大黄

尖，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一个大人撞倒，更别说我们这些小孩子了，所以，正常情况下，我们也不去招惹它——而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即使你想去招惹它轻易也找不到它的踪影，无论如何，它也不会傻到无缘无故地去找一个人的麻烦，毕竟，它还没有鲨鱼那样的实力。不过，听老人们说，重到一两百斤的黄尖是不怕人的，发大水的时候，它甚至可以带着鱼群去冲撞大堤。好在高松河里没有这样的大鱼，我们下河游泳的时候大人们也就少了一些担心。

12岁那年我离开了时庄，跟着我父亲来到张洪中学读书，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高松河里黄尖的身影了，好长一段时间，我甚至都忘记了这种水老虎的英姿。直到15岁那年，百花队前庄外号叫作小兔子的吴中华跑来找我，说他哥哥吴忠金在时湾水库里费了好大的劲罩到了一条鳊鱼，喊我去看稀罕，我才又一次见到了那种曾经熟悉的圆筒形的身体、钻头一样的脑袋和双颊边上的一抹鹅黄，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这种被叫作鳊鱼的就是我所熟知的黄尖。



hēi yú
【黑鱼】

乌鳢的俗称，鱼纲鲈形目鳢科鳢属，
又名乌鱼、生鱼、财鱼、蛇鱼、火头鱼等。



黑 鱼

时庄人对黑鱼的感情很复杂，可以用“爱恨交加”这一成语来形容。

恨的这一群体主要来自养鱼人，理由很简单也很充分：只要鱼塘里混进了黑鱼又没来得及清理的话，那这一季的辛苦就很可能打了水漂，付之东流，甚至是颗粒无收。

黑鱼是一种生命力极其旺盛的鱼，有人做过实验，把它

放在潮湿阴凉的陆地，它可以活上半个月之久。旱季来临的时候，它生活的池塘水即将枯干，它能尾巴向下把身体坐进淤泥，只留嘴巴在泥面上“旱眠”，可保持数周不死，一般情况下，都能等到下次水来，再恢复生机。它的长相很凶恶，有着蛇一样的头，所以又有“蛇头鱼”的叫法，还不光是头像蛇，它那一身黝黑的长有黑白相间花纹的皮也很像蛇，像蝮蛇。它还有个更为特殊的技能，下雨天的时候，能够蹦出水面，在陆地滑行，从这片水域转到那片水域，这一本领也像蛇。如果只是生命力强、长相凶恶倒也罢了，不至于招致养鱼人的恨，长相再凶恶也不会把其他的鱼吓死，养鱼人恨它是因为它还吃鱼。黑鱼是和黄尖一样享有“水中霸王”美名的，在淡水领域的整个食物链中，处于绝对的上层。长大了的黑鱼少有天敌，凶猛无比，一条斤把重的黑鱼就能把一条二三两重的草鱼或者鲤鱼一口吞下，可以想象，若是一条十几二十斤重的黑鱼在鱼塘里逍遥巡弋该是怎样的情景，所以养鱼的人对它的态度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务求赶尽杀绝。当然，专门养黑鱼的除外。

虽然同样都是水中的霸王，但黑鱼与黄尖的做派、捕